

Le

独断

fait

阿梅莉·诺冬 著

du

Amélie Nothomb

prince

龙云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Le

独断

fait

阿梅莉·诺冬 著

du

Amélie Nothomb

prince

龙云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独断/(比)诺冬著;龙云译,一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0.4

ISBN 978-7-5327-4965-2

I. 独… II. ①诺… ②龙… III. 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 IV. I56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09087 号

Amélie Nothomb

Le fait du prince

本书根据 Albin Michel 出版社 2008 年法文版译出

©Editions Albin Michel S. A. — Paris 2008

All rights reserved.
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.

图字:09-2009-683 号

独断

Le fait du prince

Amélie Nothomb

阿梅莉·诺冬 著

龙云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李月敏

装帧设计 杨林青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4.75 插页 2 字数 44,000

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27 - 4965 - 2/I · 2790

定价: 16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T:0512-52219025

“如果有客人在你家意外死亡,可千万别报警。叫辆出租车,让司机送你上医院,就说这个朋友身体不适。一到急诊室发现人死了,你好歹有证人,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说,他是在半路上死的。这样就没人找你麻烦了。”

“我呢,我可想不到报警,但肯定要叫医生。”

“这还不是一回事儿。这些人都是同伙。如果你不喜欢的人在你家犯心脏病死了,你就成了头号嫌疑。”

“如果确实是心脏病发作,有什么可怀疑的?”

“只要没有证明的确是心脏病,那你家就会被视为作案现场。你什么都不能碰。警察纷纷登门,就差没用粉笔画出警戒线了。到时你有家不能归呀。而且还得接受盘问,成百上千的问题,千篇一律。”

“如果是无辜的，那问题何在？”

“你可不无辜。有人死在了你家啊。”

死总得有个地方。

那是在你家，不是电影院，不是银行，不是他自家床上。这家伙不早不晚偏偏死在了你家。可别说什么碰巧了。只要他死在那里，你总会被扯上点儿关系。

“不是的。这人可能是一时情绪激动，完全不关我的事。”

“他怎么偏偏在你家里瞎激动啊。你去跟警方解释好了。假设警方相信你，这期间死尸还得停放在你家，谁也不能动。如果死在你家沙发上，你就不能坐。如果死在你家桌上，那你得习惯与他共享一日三餐。你必须得跟尸体同居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再次提醒你：叫辆出租车。你难道没注意过，报纸上有这样的报道：‘在送往医院的途中，某某不幸去世’。你看，这多奇怪，大家仿佛都有这种嗜好，喜欢死在途中，喜欢死在无名的车上。是啊，你该明白了吧，这绝不能是自己的车。”

“您这妄想症是不是有点过头了？”

“自卡夫卡以来,就证明了这点:如果你没有妄想症,那你就是罪犯。”

“那这样说来,干脆别招人上门得了。”

“听您这么说,我倒很高兴。是的,最好别让人上门。”

“先生,那我们这是在干吗呢?”

“别人接待我们,我们偏不接待别人。我们就这么小气。既然主人欣赏我们,是不是也该冒点儿风险,让我们来死在他家?”

“我看您身体不错啊。”

“大家都这么认为。究竟怎样,只有自己知道。等我们意识到的时候就晚了。也许我们来日不多了。这时间啊,我们不该消磨在应酬上了。”

“既然如此,那您来这里干吗?”

“我想跟您的理由一样吧:因为很难推掉。这问题倒不难理解,难理解的是:为什么主人要邀请我们?”

“您说说看。”

“和周围这些人的优点相比,我不会更多地谈您的优点。在场

的人都很聪明,看得出来,大家彼此都有一定好感,甚至是友情,奇怪的是互相无话可说。您听听他们吧。大势所趋:过了二十五岁,所有的见面无非是重复而已。某人跟您搭话,您心想:‘瞧,又是性骚扰吧。’真烦!这我可太了解了。我今天晚上来这里,不过是不想得罪主人罢了。虽然他们说话没什么意思,但毕竟是朋友嘛。”

“您从来不回请吗?”

“从不。我就闹不明白,他们干吗还继续请我。”

“可能您就是最好的反例吧:您刚才关于死亡的说辞,我可从来没听说过。”

我回到家里,真没想到晚上这么开心。只要谈起死亡,从来就不会让人失望。我睡了一觉,照样侥幸醒来。

早上九点钟左右,我正在喝第二杯咖啡,有人敲门。从内话机里,我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:

“我的车坏了。能用一下您的电话吗?”

我狼狈地打开门,进来一名中年男子。

“冒昧打扰了。我没有手机,离这儿最近的电话亭也出了故障。当然,我会付钱给您。”

“没有必要。”我一边递电话一边说。

他拿起话筒,开始拨号。等着接通的当儿,他猝然倒地。

我吓了一跳,马上冲了过去。我听到电话里遥远的声音在说“喂”,我本能地挂了电话。我使劲摇那名男子。

“先生！先生！”

我让他平躺在地上。他半张着嘴，神情惊惧。我轻轻拍他的脸。毫无反应。我倒了一杯水，想给他灌下去，也没有成功。我把剩下的水洒在他脸上，也不见起色。

我把了把他的脉，确认了我的想法。怎么知道人死了呢？我不是大夫，但每次见到死人，我总是非常不自在，有种受不了的羞耻感。我一直都想说：“瞧，先生，怎么这模样啊！快醒醒！大家都像您这样怎么行！”如果认识死者的话，情况就更不妙：“这可不是您的风格啊！”姑且不说还有非分之想，爱着亲爱的死者。

此时此刻，这位死者既不是亲爱的，也远非生死不明。他选择了生命中这个特殊时刻，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

现在不是哲思的时候。我抓起电话想求救，突然想起昨晚的对话，不禁停了下来。

“太巧了！”我想。

该不该听昨晚那位聊友的建议呢？他该不会是上流社会的教唆狂，故意夸大其词，耸人听闻？我想求救。我待在那里，独自面

对陌生人的尸体。陌生人躺得四平八稳,因为就算您同楼的邻居,二十年来听惯了他家里的争吵,可一旦踏入冥界,也就成了陌生人。同样,我也希望旁边有个人,好当证人:“您看见了我这里发生的事?”

证人这个词让我很困惑。没人能为我的遭遇作证。昨天,那位聊友谈起了招待会上的死者,但我的情况不同。我身边没有人能证明我的无辜。我是天然的凶手。

我不愿这么想。那更应该求救:我应该洗刷这位悖论迷的谈话给我灌输的荒唐的恐惧。我伸手去拿电话。

我看到谁最近一次做过这个动作呢?死者。这么想倒不是迷信,而让我想起死者曾经拨过号,而后挂了电话。我只要一拨电话,就不能再按重拨键找到他想通话的那个人。

不是什么天大的秘密:他大概是给修车行打电话。他凭记忆拨的号:他能记住修车行的电话号码吗?这不是不可能,虽然我远远做不到。

另外,我搜索记忆,似乎电话那头说“喂”的是个女声。一位妇

女能统领修车行吗？我指责自己有大男子主义思想。是啊，女修车工，干吗不呢？

还可以想象的是，他是给太太打电话，问修车行的号码。这样的话，我只需按重拨键，就可以把消息告知他的孀妇。这角色让我不寒而栗。我不敢担此重任。

我平添好奇。我有权利看这位陌生人的证件吗？这不太体面。但转念一想，这人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：跑来死在我家里，就这样，让我沦落到现在这地步，我竟毫不设防地开了门！于是我不再犹豫，从他胸前衣兜里掏出钱包来。

从身份证上看，他叫奥拉夫·西尔杜尔，瑞典籍。褐色头发，胖乎乎的，不符合我想象中的斯堪的纳维亚人。他讲的法语没有口音。一九六七年出生在斯德哥尔摩——跟我同年。他看起来更老，可能因为体胖的原因。我认不出他的职业来，写的是瑞典文。从照片上看，他和这惊惧万分的尸体同样的傻：天命。

居住地是斯德哥尔摩。大概是法国侨民。这也不管用——能有什么用？钱包里还有一千欧元，都是五十一张的钞票。星期六

早上,这家伙去什么鬼地方,带这么多现金?崭新的钞票。

既然如此,我索性搜了他的裤兜。一串钥匙,还有车钥匙。几个安全套让我浮想联翩。

我想看看他的车,于是拿着钥匙出门去。街上停着好几辆车,但还是第一次看到一辆捷豹。坐上驾驶座,打开杂物盒:灰色的证件显示,奥拉夫·西尔杜尔住在凡尔赛。没有其他引人注意的东西。我回到家里,死者小心翼翼地迎接我。

“奥拉夫,我该拿你怎么办呢?”

他默不作声。

一种义务之声再次要求我报警,或者求救。但我知道肯定不能这么做。好吧,因为我感觉自己不再无辜。很容易就可以证明,我坐过他的车。怎么解释当时的好奇呢?我搜过他的钱包,可不仅仅是为了看他的证件。冒失的魔鬼已经上身,占据了我的心灵。

更可耻的是,奥拉夫已经不能为自己辩解。脑海中浮现了谁都会有的莫名的卑鄙想法:“得了,这个维京人还不算惨啦。你又没有剥他的衣服,也没有偷他的钱。”这“也”字让我很反感。

是死者的存在让我产生了如此丑陋的想法吗？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人，但可以说是第一次和死人如此亲近。也是第一次，我独自了解了人的死亡。

也是出于这个原因，我决定不再打电话：这个尸体属于我。我生命中惟一真正的发现，就是这家伙的死。我对他的了解，谁都不知道，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：即使他曾经知道，那现在也一无所知了。

我要透露这一发现吗？这个想法逐渐离我远去。从此我不再怕他，我越来越喜欢与他做伴，他不再是个陌生人。

我又想到了昨天那位客人的话：过了二十五岁，所有的见面无非是重复而已。这不准确：我已经三十九岁，却想不出奥拉夫跟谁相似。我最初认为他的态度有失体统。但囿于先入之见从来就不对。他惊惧的样子开始让我觉得亲切，他突如其来又撒手而去的方式也让我感动。

心底一丝冷笑提醒了我，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同居生活早晚 would 会浮华褪尽：他会变味，发臭，浮肿，而这才只是开始。这炎热的七

月可不好对付。就像侦探小说里一样,现在提出了关键问题:怎么处理尸体?

我跟罪犯似的开动脑筋。一旦山穷水尽,脑子也好使了。我想来想去,发现自己除了有条命之外,其实和奥拉夫并无两样。有一天,我也会步其后尘,进入冥府。我将拍拍他的肩膀,告诉他,他真会捉弄人:“你给我捣什么鬼啊!”除了那条传说中的冥河,我们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。

在我脑海里,胡思乱想转化成了巨大的现实:如果拿掉他的证件,让他在这里待一阵,这尸体将成为我的尸体。这是个与我同龄的欧洲人,我已经说过,褐色头发。我看了他的身份证:一米八一,和我一样。他大概比我重十五公斤,但如果从尸骨来看,还真看不出来:百虫饱餐之后,奥拉夫将像所有死人那样苗条。诚然,鉴于我这样的生活,人们很久之后才能发现我的死亡。

我摇了摇头,不再胡思乱想。这是心理疾病:每有谵妄的假设滑过我的心头,我不去取笑它,反而严肃地加以审视。似乎我的大脑不能区分可能与渴望。当我说“可能”时,我很含蓄。

我还等什么呢,不听从昨天那位客人的忠告?这只能是命运的安排,让我遇到了他。因此,应该叫辆出租车,与这位曾经不舒服的陌生人跑去看急诊。到了医院发现人早死了。虽然侦查可以发现我留在他车中的指纹,但这不严重:我可以实话实说,虽然很奇怪,而且不光彩,但不会受到指责。我可以解释说,街上的人跑到您家来死,汽车出了毛病并不是不可信。这个理由可以让大家都站到我一边。我决定了。这时候,电话响了。

我似乎从未听到过如此让人害怕的铃声。这铃声仿佛证明了我的罪行。这熟悉的声音,代表着日常的烦扰或开心的畅谈,但此时却与这些意义相去甚远:我开始慌张。让这讨厌的警报停下来吧!我惊慌失措,心想可能是奥拉夫想呼叫的那个人,可能她看到了显示的号码,想知道对方是谁。

那就更不能接电话。我庆幸没有装留言机。铃声终于停了。我战战兢兢地坐到沙发上。电话又响了起来。我拿起话筒,贴到太阳穴上,仿佛要自杀。我用磕磕巴巴的声音,叽叽咕咕地说了句套话。

“博尔达夫先生吗？”我听见对方问。

“是我。”

“我是布吕内什先生，您的酒管师。”

他要说什么呢？他自称“先生”：真是外省人。

“我不明白。”

“您不记得了？美酒博览会。”

我没有回答。他居然提起所谓的共同回忆，而我却了无记忆。他还说，我是一位好客户。六个月前在尚佩雷门举行的美酒博览会上，我从他那里买了一箱二〇〇三年的热夫雷-尚贝尔坦红酒。他觉得我把他忘了，但肯定还记得这酒。他说的这些与我毫无瓜葛。我感觉像是银行卡诈骗。

“我怎么给您付账的？”我问道。

“现金。您一直都用现金支付。”

越说越离谱：我用现金支付价格极其昂贵的葡萄酒。而且经常如此。我宣布说，自己不是他说的那个博尔达夫。

“您不是巴蒂斯特·博尔达夫吗？”

“我是。”

“那不就对了么？”

“同名而已吧。”

“是您告诉我这个号码的。”

我仿佛陷入了流沙之中，越辩越黑。我本想让他说说我的特征，但又不敢。因为脚下这具尸体，我觉得很容易引起嫌疑，我不敢提这样可笑的问题，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。

“对不起，我还得参加个家庭聚会，”我临时搪塞道。

他马上明白过来，抱歉地说打扰了。挂电话前，他还不失时机地说，他还有瓶非同寻常的默尔索葡萄酒，给我时间考虑考虑。

我甩掉了酒管师，看了看地上的奥拉夫，我突然明白，他的不期而至把我的生活分割成了此前和此后两个部分。此后应时而至。此前却让我忧心忡忡。

我是谁？没人能回答这个太模糊的问题。即使最审慎地自问，我也找不出答案。例如，我自问此前为这个星期六上午做了哪些安排：如果这个斯堪的纳维亚人不来死在我家客厅里，我原本打